

嘉兴大藏经 嘉兴退庵断愚智禅师语录

断愚大师语录序

拈花之旨云廓天布扬光续焰代不乏人惟南岳至临济独名正传而宗风大振于虎丘隆盛于径山范而范之嫡嗣曰断桥伦祖伦十四传为普明用祖我永正法叔一老和尚乃普明嫡子敬严祖道弘阐大猷座下亲炙磨光多至一二十秋未辄放行今法兄断愚大师得骨得髓为永正堕地狮儿恂恂笃实事师孝谨其自处固凛凛然若水雪至于接物导生则又春风回大块一木一草咸欣欣有得宜师嘱累之偈有严持戒律若冰霜竭尽忠心辅祖纲之句所由然矣及读退庵语录则一一胸襟流出妙在杀活纵横超脱自在绝不蹈袭行过旧径出一言着著有为人爪牙吐一句的的示衲僧家作略与学者抽钉拔楔夺食驱耕如九转灵丹立地令人转凡成圣若非深澈乎源底则性海翻澜波光际天詎能若是耶盖此一茎花自瞿昙拈后数千余稔掷在粪扫堆头被我断兄拾起举似十方暗香触鼻疏影撩人其谁为破颜者。

康熙庚戌仲秋己亥望旦瓶山法弟真本项谦敬题

断愚智禅师语录目次序卷上升座小参示众机缘行实卷下颂古颂偈自赞

嘉兴退庵断愚智禅师语录卷上

嗣法门人机轮等编

康熙甲辰腊月望日众檀护请升座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径僻游郎绝林深月影迟进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芟除闲草木脚下迴无私进云如何是人境两俱夺师云不存车马迹岂立主宾仪进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客来呈旧面花落长新枝进云人境已蒙师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师便打进云恁么则祖灯恒不坠烜赫利人天师云阁黎分上作么生僧一喝便礼拜师复打乃云万里无云彻骨寒一轮红日上层峦祇因檀护殷勤请勉向当阳露一斑遂举拂子云会么若唤者个作境要且蹉过山僧若唤者个作人争奈不识拂子若唤者个作人境两俱夺正如掩耳偷铃若唤者个作人境俱不夺亦似空华病眼所以世尊说法四十九年末后灵山会上全提此事故初祖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复举拂子云若向者里担荷得去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恁么不恁么总得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朝东设或未然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拂一拂。

复举断桥伦祖上堂云荆山有玉获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无位真人证得者出入不在面门蓦拈拄杖横按云会么幽州江口石人蹲师云伦祖虽则提持亲切显发慈悲未免令人智境两立退庵即不然荆山有玉获得者妙净莹洁赤水有珠拾得者圆明洞澈衲僧有无位真人证得者出入本无途辙蓦拈拄杖卓一下云会么大地山河一片雪喝一喝下座。

诞日众檀信设斋请升座僧问如何是宾中宾师云纵步踏红尘进云如何是宾中主师云行行皇化里进云如何是主中宾师云携杖指迷津进云如何是主中主师云堂

堂谁敢触进云吾师诞日四众云臻向上一句又作么生师便打进云恁么则寿量超群象家风出众俦师云汝更道看僧一喝归众师云拄杖子笑你在乃云有愧劬劳产我身欲酬罔极复何伸铁牛踏破千山雪石女敲开不二门一着先天须委悉半肩碎衲漫疏亲冰河焰起非常事枯木花开劫外春举拂子云如是会得则遍界无踪迹全身绝覆藏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忙千圣皆同证森罗共举扬四恩咸可报三有悉蒙光便能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于无佛处现佛摄化有情以无法处说法令归正觉转山河国土归自己净尽无余转自己向山河国土纵横自在全宾即主全主即宾然后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尘尘尔刹刹尔如精金百炼赤体纯真似皎月腾辉圆明无碍虽然犹未是空劫已前面目在祇如今日蒙众庆诞一句且止作么生是空劫已前面目复举拂子云从来佛眼难窥觑透出威音更那边喝一喝。

复举长沙景岑禅师因僧问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沙曰如何转得自己成山河国土去僧曰不会沙曰湖南城下好养民米贱柴多足四邻僧无语沙乃示偈曰谁问山河转山河转向谁圆通无两畔法性本无归师云岑老还丹不吝空施点铁之功者僧其力未充徒有吞吴之志有问退庵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去即向他道恰好更问如何转得自己成山河国土去亦对他道恰好若人透得者两转语不唯双眼圆明管取丹青独步其或未然气逼杀人卓拄杖一下下座。

升座举德山一日饭迟托钵至法堂因风起浪雪峰曰者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甚么处去当面蹉过山便低头归方丈藏身露影峰举似岩头纳败不少头曰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打草惊蛇山闻令侍者唤岩头问汝不肯老僧那作贼人心虚头密启其意一钩便上山明日上堂果与寻常不同杀人刀活人剑头曰且喜老汉会末后句涂污人不少虽然也祇得三年活伎俩已尽山果三年而歿疑杀天下人大众者一队汉总被退庵捉败了也且作么生是末后句蓦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然虽如是更听一偈因风起浪入云堂一片婆心绝覆藏雪老惜乎已蹉过叢公多口妄施张低头归室全披露携杖登坛重举扬末后三年浑漏泄豁开宗眼漫抟量复卓拄杖下座。

升座僧问如何是退庵境师云古木冲霄汉烟霞达远村进云如何是境中人师云觐体无回互当轩为指陈僧礼拜师便打问永正老人道寒灰当发焰枯木也花开是甚么人分上事师便打进云恁么则临济家声振长溪面目新师云脚跟下更须吃棒僧便喝师复打乃举南明和尚示众云五峰头卓朔双径尾颠先喝石岩一任跳明月池覆地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杀人刀无活人剑有一句有活人剑无杀人刀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有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无拣点得个分明许你参学事毕师云退庵亦有四句举似大众非敢与南祖争英贵图两彩一赛溪水翻银浪庭梅笑晚香寒鸦鸣落日清磬响丛篁此四句中有一句有宾无主有一句有主无宾有一句宾主交参有一句宾主迴绝然虽如是要见南祖则易要见退庵则难若能捡辨得出祇可且居门外如或谬乱指陈何止白云万里设有个汉知得山僧恩入得山僧室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

百且道山僧毕竟有何超卓蓦拈拄杖云掀倒上重关捩子出头天外更谁知卓一卓下座。

除夕小参僧问年穷岁尽时如何师云明日是 newPos 进云恁么则大家齐拱贺遍界乐升平也师云且缓缓僧一喝归众师云放你三十棒乃举北禅智贤禅师曰年穷岁尽无可与诸人分岁老僧烹一头露地白牛炊黍米饭煮野菜羹烧槽柶火大家吃了唱村田乐何故免见倚他门户傍他墙刚被时人唤作郎下座归方丈至夜深维那至方丈问讯曰县里有公人到贤曰作甚么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纳皮角贤遂捋下头帽掷地上那便拾去贤下禅床擒住曰贼贼那将帽覆贤顶曰天寒且还和尚贤呵呵大笑那出去时法昌为侍者贤顾昌曰者公案作么生昌曰潭州纸贵一状领过师云北禅虽则片片赤心未免傍观者哂维那向虎颌下捋须也是阵后兴兵唯有法昌较些子虾跳不出斗总把龟毛绳子束向一边子也退庵即不然家风澹泊无可与诸人分岁祇得麦饭黄齑吃了一任经行打坐何故卓拄杖云道泰不传天子令时清休唱太平歌下座。

小参不用如何若何便请单刀直入有么有么一僧才出师劈脊便打僧云某甲话也未问因甚便打师云者漆桶话头也不识僧喝师复打又僧出师亦打云且道者棒赏你罚你僧拟语师又打又僧出师打云讨甚么碗僧无语师亦打乃云若是伶俐汉道头知尾便合休去何更要师家添盐添酱适来僧才出山僧便打且道意在于何要汝等直下承当省力去何必登山涉险带水拖泥出一丛林进一保社三根椽下七尺单前磨裤擦裤废寝忘餐讨许多生受吃卓拄杖云还委悉么若委悉得始知释迦不先弥勒不后达磨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若不委悉大有事在莫道山僧不道好复卓拄杖下座。

示众

佛诞示众举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顾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独尊云门曰我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贵图天下太平师云黄面瞿昙才生下地示大人相作狮子吼怎奈藏头露尾云门正令虽行要且脚跟未点地在退庵恁么道还有为古人雪屈者么卓拄杖云鹤有九皋难翥翼马无千里漫追风。

示众举世尊灵山会上拈起一华顾视大众时百万人天尽皆罔措唯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师云世尊向虚空里钉橛争奈百万人天不觉顶门痛尊者破颜微笑眼中着楔且道退庵又作么生举拂子云男儿自有冲天志岂向他人行处行。

示众举世尊升座大众集定文殊白椎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师云世尊大似一座须弥山子囹圄无缝却被文殊一椎击碎了也直得大地众生髑髅敲磕且道退庵又作么生举拂子云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击禅床便起。

示众举世尊在第六天说大集经敕他方此土人间天上一切狞恶鬼神悉皆集会受佛付嘱拥护正法设有不赴者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集既集会已无有不顺佛敕者各发弘誓拥护正法唯有一魔王谓世尊曰瞿昙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众生界空

无有众生名字我乃发菩提心师云世尊休去雷音大震魔王将谓出一头地殊不知弄巧成拙好与三十拄杖何故暗里抽横骨明中坐舌头佛魔俱屏迹脱体自风流喝一喝。

示众举世尊示随色摩尼珠问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时五方天王互说异色世尊藏珠复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无珠何处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将世珠示之便强说有青黄赤白色吾将真珠示之便总不知时五方天王悉自悟道师云大小世尊话作两橛检点将来犹欠慈悲虽然天王悟去堪作甚么退庵若作世尊各与三十拄杖何也杀人刀活人剑。

示众举达磨大师一日命门人日时将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时有道副对曰如我所见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闪佛国一见更不再见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如我见处无一法可当情祖曰汝得吾骨最后慧可出但礼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传衣付法师云初祖昔年脱空谩语赚他个个承虚接响直饶二祖礼拜依位而立未免亦被涂污退庵既自为他儿孙且道有甚长处敢恁么道掷拄杖云意气不从天地得精金那复带泥沙喝一喝便起。

示众举六祖大师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么神会出众曰是诸法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云六祖大师如将一口漫天网子撒向当阳了也可惜荷泽自甘投入若是退庵待恁么道即便掀倒禅床喝散大众不独庆快平生亦使后昆尽皆洒洒落落遂作舞归方丈。

示众举汾州无业禅师曰一毫头圣凡情念未尽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白雲端曰直饶一毫头圣凡情念顿尽亦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师云一人放行中把住一人把住中放行若也检点得出一任驴胎马腹里得大自在其或未然切莫带累山僧好卓拄杖一下。

示众举水潦和尚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的意祖曰礼拜着潦拜下祖乃当胸踏倒潦忽契悟抚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祇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住后每谓众曰自从一吃马师踏直至如今笑不休师拈拄杖召众云若向者里会去不惟省力要且看破水潦如或未然听取一颂水潦参马祖拜倒吃一踏百千妙义门从此都抹杀卓一下云不抹杀万古清风无阻阖便起。

示众举赵州从谏禅师曰念佛一声漱口三日师云大小赵州眼不能着屑量不能容人退庵即不然锦上铺花非分外纵横无处不称尊且道赵州底是退庵底是或有个出来道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山僧与伊一棒直须是个人始得何故重赏之下要求勇夫卓拄杖便起。

示众举临济大师上堂曰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在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济下禅床搯住曰道道僧拟议济托开曰无位真人

是什么干屎橛师云临济大师豁开无位真人面目立地令人证据却被者僧一拶直得壁立万仞更为下个注脚转见婆心者僧不顾危亡挺身而出其奈有眼如盲负恩不少若是退庵者僧才问和声便棒何故不见道为人须为彻杀人须见血且道与古人相去多少具眼者辨看。

示众举香严开法时洩山遣僧送书并拄杖到严接得曰苍天苍天僧便问和尚为甚如此严曰祇为春行冬令师云大小香严把不住被拄杖子转不得者僧一拶几乎屈辱大洩虽然还知退庵落处么拍膝下座。

示众举夹山上堂曰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中事僧便问承闻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举着宗门中事是否山曰是僧便掀倒禅床山休去明日普请掘一坑令侍者请昨日问话僧至曰老僧二十年祇说无义语今请上座打杀老僧埋向坑里便请便请若不打杀老僧上座自着打杀埋向坑里始得其僧归堂束装潜去师云夹山掘坑验人不知祸出私门者僧挨身白刃其奈有前无后当时若作者僧待夹山恁么道乃抚掌大笑云大众看者老汉转见败阙非唯自有出身之路管取夹山一场憾然虽如是且作么生为夹山出气卓拄杖云渠依语脉超玄路纵夺偏能得自由。

示众举三圣上堂曰我逢人即出出则不为人便下座兴化曰我即不然逢人即不出出则便为人师云一人半路抽身一人就窠打劫二老发扬临济宗旨虽则力挽千钧光生八极要且未有向上事在祇如退庵恁么道大众还甘么以拄杖一时打散。

示众举郢州芭蕉慧清禅师上堂拈拄杖曰你有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夺却你拄杖子下座大洩曰你有拄杖子我夺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我与你拄杖子师云芭蕉扶强不辅弱大洩辅弱不扶强退庵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不与不夺你无拄杖子我不夺不与何故鬻卓拄杖云本来此事无余欠好肉何须更挖疮。

示众举断桥伦祖参径山无准和尚山以狗子因何有业识命下语凡三十转皆不契祖曰可无方便乎山举真净颂言有业识在谁云意不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祖悚然良久忽闻板声大悟师云径山正如倚势欺人伦祖亦似无绳自缚幸尔拈得个铁蒺藜子直得头破血淋未免殃及儿孙彻骨彻髓退庵今日忍俊不禁抛在搯堆头了也遂高声召云诸人还见么掷拄杖下座。

端阳示众乡城户户换新符野衲萧然迥旧模冷落云厨无黍粽聊将杯茗代菖蒲大众山僧恁么道且道是世谛耶是佛法耶谓是世谛退庵既为佛祖儿孙争合恁么道是佛法祇如大众又见个甚么道理乃卓拄杖一下云会么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喝一喝便起。

示众举华顶无见先睹禅师因白云度问西来密意未审如何顶曰待娑罗峰点头即向汝道云以手摇拽拟答顶便喝云曰娑罗峰顶白浪滔天花开芒种后叶落立秋前顶曰我家无残羹剩饭也云曰此非残羹剩饭而何顶颌之师云华顶掀翻地轴白云掣转天关虽然当处风光其奈未稍钝置退庵今日要与二老汉雪屈举拄杖云白云尽处

见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卓一下便起。

示众举大岗澄禅师凡见僧请益乃曰佛法不是鲜鱼怕烂却那即趁出夷峰宁侍傍忽大悟师云大岗老人见僧请益便涌出一座铁壁银山实是险峻孤峻无人能构夷峰当时失脚一跌直得通身粉碎且道还有相救者么以两手作托势云遏遮来。

示众举天目宝芳进禅师曰拈花微笑节外生枝面壁安心画蛇添足山僧者里无禅可参无道可学直教一个个成佛作祖去汝等还信得及么良久拍膝曰剑号巨阙玉出昆岗师云天目老汉虽则赤心片片争奈龙头蛇尾退庵即不然我者里无禅可参无道可学直教一个个洒洒落落去诸人还肯么拈拄杖一时趁散。

示众举径山无幻冲和尚编无趣老人录归趣曰子一向做得个甚么山曰性冲买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书请和尚金押乃将录呈上趣接得曰者个是我底你底響山曰和尚莫换行夺市趣掷下录本山便出师云父子投机与夺自在然虽足可观光其奈露柱不肯大众且道淆讹在甚么处蓦拈拄杖卓一下便起。

示众举兴善南明广和尚因闻谷大师问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因甚狮子尊者被罽宾国王斩却南曰本来空闻曰为什么王臂自落南曰本来空闻曰和尚意旨如何南曰本来空师云蜀山激扬个事举古明今兴善直指当机转凡成圣且道毕竟意旨如何以拂子划一划云莫错会好。

示众举普明鸳湖老人谒湛然和尚问目前无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闻令师出关是否湖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么生湛揖曰请出我要止静湖便出师云言中有响句里藏锋收放同时主宾互换如两镜相照二日并辉然虽如是且道离诸问答又作么生与二老相见遂拽拄杖下座。

示众举拄杖云古人道识得拄杖子参学事毕退庵即不然识得拄杖子正好吃棒且道因甚如此乃卓一下云太平本是将军致不许将军建太平便起。

示众举鸳湖老人同雪峤大师上弦夜玩月次峤指月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湖良久曰会么峤曰也祇得半个湖却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峤亦良久湖曰也祇得半个峤乃呵呵大笑师云二老为那半个费却许多腕头力作么者里若有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但举拳云鉴他更如何劈面便掌一僧出师打一棒便归方丈。

示众举石雨和尚举鸳湖老人拈瑞岩主人公话曰白日青天作梦梦中频唤主人直饶惺惺诺诺也是无主孤魂问众曰瑞岩是了手底人为甚他道是无主孤魂不知瑞岩过在甚么处众下语不契复曰莫道无人激发好师云横身举唱尽力拈提则不无二大老要且蹉过瑞岩祇如退庵恁么道意作么生乃卓拄杖云不图打草祇要惊蛇。

示众举永正老和尚晚参曰日间图头请浴山僧向他道道得即去头拟议山僧道恁么则不浴也行者曰请和尚脱脚山僧便去大众若道行者是则认奴作郎若道圍头不是又扶强抑弱若道二人俱是正是颠预佛性儻侗真如若道二俱不是且道因甚不从圍头请却依行者去试定当看众无语乃卓拄杖曰选佛若无如是眼为人难破死生

关喝一喝便起师云者老汉三百六十骨节八万四千毫窍尽情对众抖擞了也惜乎未得其人是晚智上座若在便出众礼拜云恩大难酬非唯不负洪慈亦且要与老汉相见退庵恁么道还有恁么人么良久云为惜当年垂钓叟于今布网又空施拽拄杖便起。

示众以拂子拂云还见么眼如葡萄朵决定是见击禅床云还闻么耳如新卷叶一定是闻当时灵云见桃华香严闻击竹便乃悟去祇如退庵恁么老婆因甚诸人未得瞥地祇为背觉合尘不肯回光返照所以道把手劝君行不得唯人自肯乃方亲敢问大众还有自肯者么好与山僧提瓶挈杖何故如此复以拂子打○○○下座。

机缘

僧问大悲千手眼那一只是正眼师云烟笼岸柳枝枝绿僧云不会师云雨洗溪桃朵朵红僧礼拜云蒙和尚指示师云错认定盘星。

师问僧死了烧了向什么处去僧云者里去师云不是者样底汝问我僧乃问死了烧了向什么处去师抚掌三下僧礼拜师云莫向鬼窟里作活计。

僧问达磨西来教外别传毕竟传个什么师云龟毛拂子僧云意旨如何师云触破面门。

问弓折箭尽还有奇特事否师云饥来吃饭困来眠天童锦昙禅士问人人尽有生缘如何是和尚生缘师云常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问如何是我手何似佛手师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间无水不朝东问如何是我脚何似驴脚师云陋巷不骑金色马回途却着破襦衫昙作礼师便打。

僧参师云山僧者里赵州家风也没得僧云以何物相待来者师云一个空拳僧云某甲空拳亦没得师云非汝境界僧拟进语师便打出。

师举数珠问皋亭僧云会么僧云不会师云你也有底因甚不会僧一喝师乃连打两掌。

僧问如何是衲僧眼师云瞎僧云意旨如何师云瞎问海上僧云汝曾见观音么僧无语师云蹉过了也。

又问海上风波洪大往来不易僧又无对师笑云险师将一僧鼻孔扭云为甚么你鼻孔落在地下僧云何曾师云何故你不知香臭僧无语师云拾取好。

僧问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忘为甚么一称南无佛罪灭河沙劫师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僧问古人作此○相云万象森罗总在其中具眼禅人试甄别看请问大师如何甄别师云全露法中王。

僧问仇人相见即不问宾主道合事如何师云南瞻部州打鼓西瞿耶尼作拍。

僧问香严击竹未审当时见个甚么道理便悟去师云鼻孔原来搭上唇。

士问得本底人还有生死否师云生死且止唤什么作本土拟议师劈面一掌云莫道无生死好。

僧问因甚古人道佛之一事我不喜闻师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僧问不触不背意旨如何师云无毛鷄子泼天飞。

僧问大透脱底人因甚披枷带杻师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僧云毕竟如何师云头顶天脚踏地。

行实

己酉腊八日震泽庞全力设普茶同大众请说行脚师却之众固恳师云予愧道不如先哲行不迨前贤福薄德鲜识浅学荒何足言也然逼不得已未免一番露布予乃秀水金氏子父号成丹母唐氏生于天启壬戌四月二十七日也不幸二亲早丧老祖拊养长成韶龀时尝梦观音大士为予摩顶因专持菩萨名号老祖事佛行善凡至蓝若予必随往常喜礼佛爱慕出家至十六祖有疾欲完姻事予立志不从未几祖乃坐脱予痛泪失怙次年祖母亦故殡葬讫予自念生死无常出家时至矣遂辞亲族蒙送东塔禅寺礼觉如老师披剃是辛巳二十岁也至癸未请雪峽大师结制予充行者于方丈一日洒扫次峽问你为什么出家予云父母早亡为惧生死峽云何不参个无生死底予便礼拜请问如何是无生死底峽打一掌云你自去看予悚然再拜自此疑情猛发日夜体究明春同老师往皋亭结茅遂乃佛前立愿若不彻悟誓不出山终日痴呆呆地绝不与人共语少倦则痛加鞭策忘餐废寝坐立不安一日斫柴次正迷闷间有兔跃出不觉失刀株立拟取刀忽然有省乃述偈云触破娘生面全身没处藏落花随水去红日耀山岗呈老师师甚喜是丙戌二十五岁也无几老师圆寂完其后事闻古南牧老和尚赴梅溪开堂设戒其时路扎重兵愤志出山径至嘉禾具礼参见南问甚处来予云皋亭南云来作甚么予云乞和尚圆戒南云衣钵完具否予打圆相呈棒势南云弄虚头汉予云和尚莫压良为贱南云更道看予礼拜云谢和尚慈悲期毕辞出参浮老和尚问云何处来予云梅溪浮拈拄杖云梅溪还有者个么予云有浮云既有又来作么予举坐具云特来呈似和尚浮便打予礼拜云某甲罪过浮命茶留住后同道友往报恩参玉老和尚玉才见乃拈起拄杖予便敷具作礼玉掷杖便归卧室予收具便出复至兴善参永正老人于静室予问灵云曰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因甚玄沙却道敢保老兄未彻在老人云直不藏曲予云未审彻底人分上如何受用老人云饥来吃饭倦即打眠予礼拜辞出老人云不得问了便休大须仔细命至堂中谒馥生大师馥德风雅厚因憩锡焉一日呈偈老人接得便打予拟进语老人又打予才礼拜老人直打出予自愧见地未得超卓明春启大悲期请入忏堂期毕复进室中礼拜老人乃问你在忏期中还见大悲菩萨么予云在和尚顶门放光了也老人云在老僧顶门与汝有甚交涉予竖拳云请和尚证明老人连打三掌予礼拜老人便一踏予自此脱然遂呈偈云向谓无能及从今脱见知森罗休作舞万象漫提撕老人颌之是戊子年二十七岁也时在躬师亦在堂中相与甚契一日登阁次躬问如何得遍现色身予云更上一层楼躬云谢师答话予云莫错会好是秋绅衿诸护法恭请老人住永正禅院予即同在躬随侍时当初住予虽在侍寮内外诸事无不

兼理一日种菜次老人至问作甚么予云种菜老人云为众为己予云请和尚分析老人云将谓你道得予以掘子打地三下老人休去予因看幻庵师至栖真参林老和尚予云特叩宝山便请赐棒林云老僧没气力予便喝林云三十棒自领出去予展具云人事道中合礼三拜遂至客寮乃见幻庵师叙事毕幻乞同舟至永正省觐老人舟中谈及四宾主话幻便问如何是宾中宾予云沽名钓利抛乡井直至如今不见归幻云如何是宾中主予云拖泥带水间行走拄杖从来不离身幻云如何是主中宾予云为怜樵子迷幽径暂住溪边作指陈幻云如何是主中主予云正令全提无向背凡情圣解岂能容幻云祇如不立宾主一句又作么生予云风急船行快天青日影高幻云不负吾兄亲近老人予云且莫恶口幻云赃物现在予便喝幻乃休一日龙池万老和尚至如如庵予往礼问后生晚进乞垂方便万便打予云恁么则某甲礼拜去也万云你见甚么道理予便喝万复打予拂坐具便出辛卯冬老人赴当湖檀越屠公请住竺隐禅院予充监院力为修整乃成丛席一日同完初屠公请老人观海登陈山老人募问水牯牛鬻予捏两拳加顶上老人云且喜穿却鼻孔予转身便行老人云一任跳予机缘颇有不及每举甲午春濮溪护法复请老人赴永正檀越屠公乞留主持予切欲随侍乃白老人举幻庵师继席即随同往至老人诞日众请上堂予问父母未生前请师道一句老人云未问已前答汝竟予云世尊降诞地涌金莲和尚生日有何祥瑞老人云今日众居士请山僧升座予云恁么则断桥嫡脉流千古临济宗风万派传老人云速礼三拜予拂具归众是冬大冻老人脾疾甚危体弱怕寒向因老人有愿不着丝绵予祇得违命重整衣被再三求恳乃得更换捐己衣资凑买参附蒙神医德士幸而病愈老人志欲静养予同敬泉沈居士筑室长水延请事奉老人即命之曰退庵是乙未春也时金明老和尚同本师老人重建普明用祖塔于兴善命予监理工毕即同送灵骨入葬己亥冬予欲掩关呈偈老人得蒙慈允乃关居永正老人遂依韵赐咏曰巾瓶不倦喜忘春危险亲征义更深恶棒痛敲因彻骨玄言圣海要知音几临禅刹凭君辅每患沉痾赖尔任有问关中何所事直须拈出祖师心值中秋夜老人举马祖玩月话问众云古人恁么道汝等各下一语看予云金屑虽贵落眼成翳复呈颂云孤轮炯炯耀无隅今古婆心义不殊极目清光堪继赏争如击碎骊龙珠老人称善辛丑春因乏监院金明老和尚特蒙过院乃同老人命予出关明亦赐偈曰凋林欲挽正斯时何必拘拘俟满期放出从前真面目移风易俗好施为时檀护毕集请老人启关予乃问自入关来事最亲经行坐卧本天真忽蒙击碎虚空锁跃出金乌万象新老人云更道看予一喝老人云也不虚过予礼拜云谢和尚证明老人打一棒云且道是赏你罚你予云有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老人遂付嘱偈曰是心非有法是法本非心心法俱空寂真宗耀古今予自愧匪材不能重任难违慈命勉尔承当是三月望日也老人命主院事予义不能辞竭力支撑因佛相淋漓殿房坍塌损局面未全深自慨惜即将祖产变卖启建山门并募善信重装金像整葺堂房添置什物庶得小就已完老人之念云水往来以便接纳老人生平孤洁懒涉世缘适过五旬大庆即同两序命予主席

予乃凉德多愆何当继绍举请冲默法兄默亦过逊因请通济法兄住持遂辞檀护即同老人仍归退庵是甲辰中秋十日也次年编刻老人全录春间承金明老和尚并老人命重梓普明驾祖语录至秋同别驾牧公众护法送入楞严经坊流行予不唯羸病且历经险厄志愿隐山终其残喘故虽有一言半句付之乌有今因大众坚请再三祗得复将从前丑拙分明举似若是伶俐汉向智上座未出母胎时觑破是亲见也何用繁为虽然欲跻无上毗卢顶不碍从卑渐次行众皆欢喜礼谢而退。

当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断愚智禅师语录卷上(终)

嘉兴大藏经 嘉兴退庵断愚智禅师语录

嘉兴退庵断愚智禅师语录卷下

嗣法门人机轮等编

颂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独称尊搅动须弥海岳昏不是韶阳行正令几多赚入鬼家门。

世尊睹星。

才出娘胎示本颜明星一睹眼睛穿如来德相咸皆具夜半优昙火里鲜。

世尊拈华。

拈华顾视岂无端百万人天总自瞒金色头陀重漏泄真风凛冽骨毛寒。

世尊升座。

老汉家风已显然文殊何必又重宣当时若是英灵客肯向他山听杜鹃。

世尊下切利天梅檀像出迎。

高悬古镜照无偏万象森罗似宛然我也笑时渠也笑不如扑破绝婬妍。

世尊因文殊门外立。

热心人惹是非多内外何曾有自他无角铁牛耕海底怀胎石女唱巴歌。

世尊未离兜率已降王宫未出母胎度人已毕。

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四维上下无人识渠。

世尊因文殊出女子定不得。

一本桃林不假栽园丁何必强安排由来灼灼花夭艳祗在春风拂便开。

世尊因普眼菩萨欲见普贤。

两次三番意正浓普贤不见许谁同依稀似曲才堪听却被风吹别调中。

世尊因乾闥婆王献乐。

乾闥婆王奏乐时山河大地悉如斯电光石火难通信端的应须祗自知。

世尊因五通仙人问如何是那一通。

那一通你问我须弥倒卓日当午堪笑骑牛更觅牛分付禅流休莽卤。

世尊因波斯匿王问胜义谛中有世俗谛否。
一二义谛水银堕地逼塞虚空有甚巴鼻咄。
殃崛持钵。
冻锁寒梅一段香春风才拂便芬芳青山绿水仍如旧莫向枝头较短长。
世尊因调达谤佛生身陷入地狱令阿难传问。
三禅天乐自和谐其奈浑身个里埋争若奋然张意气管教是处绝安排。
世尊临入涅槃文殊请再转法轮。
四十九年曾未说末稍再请复何宣法轮转处难回避逼塞虚空遍大千。
天亲菩萨自弥勒内宫而下无著菩萨问。
问处分明答处亲绿阴枝上鸟啼春梵音清雅超凡听不是其人岂易闻。
维摩居士因三十二菩萨问疾各说不二法门。
毗耶一默义偏雄不二门开触处通夜半无灯香阁静秋千垂在月明中。
迦叶尊者因阿难问世尊金襴外别传何物。
金襴之外复何传弟应兄呼倒刹竿佛眼直教窥不得儿孙由是逞颠颠。
圆觉一切障碍即究竟觉。
饭后茶三盏禅余书几行本无焦渴患何用乐清凉。
双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请讲经。
一卷经文宝镜明河沙妙义刹那评当时不得志公老未免人呼作白丁。
初祖自梁涉魏至少林面壁而坐。
九年冷坐少林前劈脊谁能下一拳不是神光亲觑破一花那得至今传。
二祖安心。
忘躯为法乞安心不识羞惭满面尘却被老胡轻一拶了然直下丧家珍。
马祖升堂百丈卷席。
升堂卷席意相投脱体风流孰与酬昨日鼻疼今不痛分明举似有来由。
南阳慧忠国师因代宗帝问百年后所须何事。
孤孤迥迥绝罗笼不假人间造作工祇为耽源饶舌后翻令描摸在朦胧。
丹霞因过慧林寺值凝寒乃取木佛烧火向。
滔天巨水涌江千短棹徒教望远滩忽地风帆摧折后一钩新月逼人寒。
南泉斩猫。
猫儿提起意分明刚刃挥时正令行叵耐群英都不荐草鞋头戴为施呈。
鲁祖凡见僧来便面壁南泉闻云。
池阳面壁也无端痛下金锥孰解看王老顶门加一拍从教血溅梵天寒。
石巩接三平。
老将从来胆气弘当场血战爱英雄金鞭转处乾坤黑降马犹怜卸甲风。

国师三唤侍者。

三呼三应墨中煤玉斧金刀劈不开负汝负吾重剖析依然满面是尘埃。
药山因李翱刺史访。

云在青天水在瓶应知此道出常情渠依自得看经趣换却时人眼里睛。
德山托钵。

诈哑装聋老德山墙歪户裂实难关家私却被傍人见丑态相传觉赧颜。
临济在黄檗三度问佛法大意。

三顿乌藤恨未休大愚一点豁双眸归来便把虎须捋倒岳旋岚出众俦。
布袋和尚。

尝拖布袋在通衢狼藉家私孰识渠世界大千都着尽更为拈出示无余。
赵州因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

家风才举便郎当逐块禅流又着忙觑面不知千里隔如何洞见黑心肠。
古德不出方丈到庄吃油糍。

斋时独不赴云堂也是无端着死亡幸自子期能解会高山流水别宫商。
赵州唤文远。

东司头上高高唤步下轻轻应一声此话已经人落耳长江有水洗难清。
子湖狗。

子湖堂前蓄只狗藏头露尾谁知有从来不顾亲与疏拟议遭他舐一口。
南泉因赵州问如何是道。

平常心是道白布休粘皂倦即便嚏眠寒来添衲袄。

赵州因僧问万法归一。

佛祖从来说不到尽情抖擞与诸人明明那事无今古日照青峰朵朵新。
雪峰因三圣问透网金鳞。

金鳞透网绝羁留谁敢扬帆下饵钩不是拏云擒雾手何当倒岳与倾湫。
临济嘱三圣偈。

沿流不止问如何殃及儿孙会也么耀古腾今难盖覆一轮皎洁印千波。
真照无边说似他当机直指绝淆讹洪钟扣发惊群梦石臼风吹念佛陀。
离相离名人不禀铁牛夜半过窗棂堪怜无限参玄客错认葫芦作帝瓶。
吹毛用了急须磨闪烁寒光孰奈何奋怒那吒才触犯血流满地罢干戈。
赵州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

狗子佛性有无铁蛇横在当途瞎眼波斯踏着管教丧却全躯。

临济上堂僧出作礼济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头好济曰你道落在什么处僧便喝
济便打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济便喝僧作礼济曰你道好喝也无僧曰草贼大败济
曰过在什么处僧曰再犯不容济便打乃曰大众要会临济宾主句问取堂中二禅客。

宾主交参杀活全奔流度刃火中莲堂中禅客分明示谁道渠依是白拈。
赵州访二庵主。
竿木随身逢场作戏放去收来衲僧巴鼻。
香严示众若论此事如人上树。
一等全提向上机无锥地汉做来奇当场不畏傍观眼别有威声动四维。
鼓山折箭。
中途箭折有来由谁料奴渠语更优大抵还他肌骨好不风流处也风流。
宝寿第二世见相打曰得恁么无面目遂大悟。
浩浩尘中浑不觉一拳打着脱然空森罗万象齐颠首依旧扶桑涌日红。
保福四谩人。
却是你谩我贼身净裸裸谁知陕府牛吞却嘉州虎。
赵州因僧问承闻和尚亲见南泉是否。
南泉亲见不谩人萝卜拈来直指陈大块秋毫非别物千红万紫总皆春。
九峰勘首座。
枯木堂前花正春炷香脱去未为真一条白练如龙活赚杀参玄几许人。
云门上堂乾坤之内。
当阳拈出形山宝灿地辉天遍界彰坐卧经行如不荐灯笼佛殿漫转量。
船子覆舟。
没踪迹处莫藏身二十年明此事亲呈起橈来无别有踏翻船子脱然新。
赵州勘婆子。
婆子掀翻沧海去赵州踢倒须弥回奈我一双穷相手未曾容易舞三台。
法眼示众者里聚集少时为上座僧堂里者里聚集少时为上座山门头者里聚集
少时为上座寮舍里为复说上座过别有道理。
山门寮舍与僧堂覩面全提不覆藏姪女已归霄汉去呆郎犹自守空房。
临济四料拣。
烟尘扫尽显朝纲万叠江山总大唐一片皇风无内外讴歌鼓腹满边疆。
兴化因僧问四方八面来时如何。
戴角擎头捋虎须当机直指绝离微重拈古庙藏身处赚杀平人犯夜归。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
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久抛搥 头拈起无伦匹。
赵州问僧曾到此间么。
相逢祇唤吃杯茶沾着通身彻骨麻伶俐衲僧多意气管教别有好生涯。
兴化在大觉为院主。
杖头豪气孰同侪拨转机轮当下灰一炷香焚恩不负孤踪捉败古今该。

南院上堂赤肉团上壁立千仞。

绝遮拦处复遮拦获下南洲小洞蛮赫赫旌旗挥转处满天愁雾锁青山。

龙济示众是柱不见柱非柱不见柱云。

饥来吃饭困来眠两脚长伸得自然若把是非来辨我知君犹欠吃粗拳。

风穴升座顾视大众首山便下去穴便归方丈。

才登宝座扬家丑争奈傍观不耐看一把柳丝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栏杆。

首山竹篔。

赫赫全提验栋材堂堂大用出尘埃两头坐断未相许更拟如何劈脊挥。

慈明参汾阳经二年未许入室。

倒腹倾肠举似人其如不荐屈难伸一朝捉败非轻处眼盖乾坤气宇新。

天衣怀禅师示众百骸俱溃散一物镇常灵百骸溃散皆归土一物常灵何处安。

秋来叶落总归根春至花开遍界新一片寒心付流水不知几是报恩人。

五祖谢监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须是○欲得成此○先须防于○若是真○人

○○。

重重分付最殷勤演祖何曾动嘴唇若向此中穷彻骨方堪携手入廛陈。

古云大智发于心于心何处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

有有中无无中有猴愁撻搜头狗走抖擻口。

杭州净慈断桥妙伦禅师参无准和尚准以狗子因何有业识令下语凡三十转皆不契伦云可无方便乎准乃举真净颂曰言有业识在谁云意不深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示之伦悚然良久忽闻板声大悟。

一击通身脱谁为业识来真灯从此续烜赫耀无涯。

古德六刮。

尘毛除去眼中花皮肉蠲来未足夸髓骨直教都刮尽争如随分纳些些。

天台瑞岩方山宝禅师参断桥伦祖祖室中尝举万法归一示徒一日宝侍次祖拈菟菜根示之宝忽大悟。

等闲拈示有来由瞥尔知恩便彻头正眼豁开凡圣尽儿孙递代逞风流。

瑞岩宝禅师因无见睹参便打睹一日作务次豁然大悟遂呈偈曰选佛甲科喜莫量大千沙界一禅床嗔拳痛棒知多少今日恩忘怨亦忘宝以偈印之。

倾杯空着本无意却还钱坐断华峰顶真风播御帘。

天台华顶无见睹禅师四十年足不越阇至正赐号妙明真觉白云度问西来密意未审如何顶曰待娑罗峰点头即向汝道云于言下大悟。

梗将生铁锤捏出黄金汁寄语长安人莫把长安觅。

南京大岗月溪澄禅师凡见僧请益乃曰佛法不是鲜鱼怕烂却那即趁出夷峰宁侍傍大悟。

栗棘金圈事绝伦何期室内有知音都缘恶辣难栖泊留得丹心焕古今。

绣州天宁法舟道济禅师因五台陆公问画前元有易否宁曰若无将什么画公曰画后如何宁曰元无一画公曰现有六十四卦何得言无宁曰居士莫著文字好公曰请师离文字发一爻看宁召五台台应诺宁曰者一爻从何处起。

鸳鸯重绣出暗地度金针曲尽千般妙全抛一片心。

绣州敬畏无趣如空禅师元旦示众日今日新年第一日圆明普照恒沙国群灵咸在此光中皆得如来三昧力汝等还会如来力么以两手作掇石势云遏拙来时有僧问重多少趣曰饭袋子轻重也不知。

当阳直示本无私蒙懂禅流尚不知见彻老人垂手处方为出格丈夫儿。

杭州径山无幻性冲禅师因编无趣录归趣曰子一向做得个什么山曰性冲买得一段田收得原本契书请和尚签押遂将录呈上趣接得曰者个是我底你底鬻山曰和尚莫搀行夺市趣掷下录本山便出。

水乳机投非分外分疆立界太无端儿孙幸得今朝力万国春风一统看。

无幻和尚因僧问如何是提婆宗幻曰一字不着划僧云某甲不问者个幻曰圆相不着圈。

昆仑颠倒舞北斗面南看不遇知音者徒劳话岁寒。

无幻和尚烧火次僧问如何是自性天真佛幻曰与我搬取一束柴来僧搬柴了又埋前问幻曰者奴子好恶也不知便打。

自性天真佛云何向外求当机如委悉恩大莫能酬。

嘉兴兴善南明慧广禅师时径山为首众一日地上拾片纸视之有观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忽大悟乃白幻幻印可。

搯 堆头亲撞着面门从此得昂藏五峰顶上烹英杰一段真风万古扬。

南明和尚径山示众曰五峰头卓朔双径尾颠先喝石岩一任 跳明月池覆地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杀人刀无活人剑有一句有活人剑无杀人刀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有有一句杀人刀活人剑俱无拣点得侗傥分明许你参学事毕。

狮子咆哮自出群惊翻海岳震乾坤佛魔到此无踪迹野狂徒教裂顶门。

南明和尚因闻谷大师问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偿宿债狮子尊者因甚被罽宾国王斩却南曰本来空闻云为什么王臂自落南曰本来空闻云和尚意旨如何南曰本来空。

问处绝毫厘答处填沟壑捉败老南翁始信乾坤廓错出穴猛虎戴双角。

建宁普明鸳湖妙用禅师谒湛然和尚问目前无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湛曰闻令师出关是否明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么生湛揖曰请出我要止静明便出。

作家相见果非常舒卷同时彻底扬更有一般奇特处任教天眼莫窥光。

普明老和尚同雪峽大师上弦夜玩月次峽指月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明良久曰
会么峽曰也祇得半个明却问那半个在那里去了峽亦良久明曰也祇得半个峽乃呵
呵大笑。

皎皎透双眸相将靚面酬清光吞宇宙何处不风流。

普明老和尚因僧问迷中有悟悟中有迷如何是悟中迷明曰乱问作么。

才问悟中迷全提向上机大鹏擘海水铁马透重围。

绣州永正一初悟元禅师参鸳鸯湖老人一日礼拜起湖举拳云道一句看正便掌湖
亦掌云且道你一掌我一掌甚么意旨正云请和尚珍重湖乃休正一喝便出。

有纵有夺能主能宾象王回旋狮子颯呻莫怪渠依多意气精金百炼越光新。

永正老和尚因报恩祖林上座问既是断桥因甚得度斯远正卓拄杖云全承渠力

全承渠力不颠预耀古腾今续正传分付英流高着眼当知慧命永绵绵。
既是鸳鸯湖因甚水无二色正云大地沾恩。

大地沾恩直指陈通身彻骨要知津源头水活流无尽华放优昙遍界春。

一不成两因甚更唤作初正云无处不称尊。

堂堂无处不称尊万象之中独露身见彻濮溪亲的旨金毛吞却玉麒麟。

永正老和尚因僧举竹篋子话问声未绝正便打僧云恁么则学人礼拜去也正云
狮子咬人韩卢逐块。

背触俱非问作家当机直指验龙蛇不知杀活全提处将谓无端又撒沙。

颂偈

和普明禅师牧牛颂

未牧

良田不顾恣跑哮头角峥嵘路转遥历遍几多危险处那知回首惜灵苗

初调

今朝鼻孔始将穿劣性生狞尽力鞭纵使蓦然狂跳跃祇消牢把索头牵

受制

见得调来息妄驰芒绳紧紧且相随林泉野色虽堪玩岂可忘劳力暂疲

回首

历尽艰辛瞥转头肯将鞭索放教柔尝逢香草清泉处恐起贪饕尚系留

驯伏

古木阴中碧水边纵横收放总悠然牧童归去天光晚步步相随不用牵

无碍

翛然物我两相如柳陌花衢何所拘溪北溪南王化里横吹短笛乐盈余

任运

岸柳溪桃花影中随渠饮啄步芳茸牧童潇洒烟霞外彻体风流睡兴浓
相忘

人牛脱略没边中彼我浑无异与同一片白云光皎洁满山明月绝西东
独照

拍双空手独幽闲岂似寻常麓水间信步归来孤月冷还须拶透那重关
双泯

人牛到此影无踪云净寒光透碧空底事明明休更问黄花翠竹绿阴丛
和金明宋天封佛慈禅师蜜蜂颂五首

冲烟涉露采花时深入香林满带归历遍云山咸自得豁开双眼任翻飞
千花万蕊足生涯来去优游孰共衙满目风光从所适儿孙翼翼自成家
彻底掀翻窠臼时赤条条地绝支离岂如迷蝶空游恋留得甘甜蜜润脾
灵明透彻最风光飞舞翩翩各自忙铍利针锋谁敢触痛心一割直须当
勘破浮华复隐桐个中关捩悉皆通从兹饱腹无余事一任芳菲斗紫红
礼径山无幻祖塔

济水汪洋自有源祖翁嫡脉亘长天当阳迥出摩醯眼万古恒开陆地莲
呈本师老和尚冷灰豆爆

玉蕴荆山珠隐渊忽逢良匠岂能潜一声爆地无回互脱体风流显众前
兴善即境

宝阁凌空紫气雄碧溪环秀羨来龙嵯峨双塔苍烟里俨若当年灵鹫峰
扫鸳湖老人塔

秀萃秦溪古刹中福临此地是真龙老翁高迹巍然示杰出禅林第一峰
呈本师老和尚乞掩关

为法忘躯不计春巾瓶久侍受恩深每经痛棒难伸屈更切提持已报音祖席定非堪继
绍精修庶是可担任关中得满三年愿再乞慈圆岩窠心

祝金明介老和尚

师寿莫能量森罗共赞扬道风遐迩播法席古今彰济水兴波阔真灯续焰长满筵龙象
拥华放碧昙香

重阳随本师和尚登岳阳山

沙堤遥望满林秋执杖登高兴转稠汲水煎茶泉眼活铺毡设座景风优海天渺渺同师
德山树蒙蒙亘古猷侍久不知归棹晚谨将瓶子注龙湫

祝兴善馥生大师

群然大庆出寻常海纳山容岂较量碧汉迸辉云户月金风吹绽桂枝香衲衣高隐秦溪
秀竹杖横拈独照长啸傲烟波清昼永从教缙白共称扬

答素弘法兄(时住兰若)

华屋邻溪住悠然唯尔家开轩迎皓月移杖款丹霞野渡垂丝钓游鱼啖影花香风时递
远兰若道声嘉

答古鉴禅师

宗风久已播嘉声名刹于今喜得人振起如如新气象春光仍复照遐津
留幻庵禅师住竺隐

道谊交来岂计春庭梅几度吐香新法筵慈命应须继不独弘宗可养亲
答素颖法兄归闽

守拙忘年尽己衷禅波浩瀚岂能穷愿闻八闽提纲要自愧疏愚负祖风
和牧公项法兄蕙咏(己亥年植盆蕙次春不发至庚戌忽发一枝)

冰霜历载久埋身金谷瑶林竟不春何幸挺然连放萼香风无处掩其真
云林深隐几经年忽放奇姿胜藕莲且喜联芳名不昧敢云诸卉漫争先
天然雅韵惬幽情不假丹青点缀成满座清风堪足羨团圞共坐话无生
祝冲默法兄六帙

每忆同门谊惟兄契最先忻逢花甲启仁听法音宣慧海抟红日高风播碧天南山当耸
翠祖脉自绵绵

答通济法兄住永正

本师法道若深渊病骨何能任此缘喜得吾兄欣拽杖直教济水愈滔天
喜当湖羽生屠檀越过退庵

荒林幽且静忽听语声扬杯注天池茗炉添柏子香道交犹水乳意洽若笙簧幸得安闲
法来增斗室光

示徒

时中切莫妄攀缘动止当观上古贤师德亲恩应不负急须参透未生前
示德峰上人

明德由来出众峰个般消息要须穷百城烟水缘何事楼阁门开信步通
闻钟示云征张居士

披襟禅寂坐静听水云钟惶发幽林鸟惊翻巨海龙声逾轩外竹响度岭前松会得其中
意同游般若峰

咏梅示敬泉沉檀越

水肌玉艳白盈空香散幽清月色融不染一尘澄彻甚共堪涵养性天中
闻蛙示众

趺坐方床静夜深蛙声唧唧契禅心灼然物我浑无二者点灵光绝古今
插田示众

竭力耕锄倦不休拖泥带水汗淋漓长歌到处声嘹亮祖意西来莫别求
劝放生戒杀

一体同观莫恣饕堪怜活剥与煎烧此时悦口殃谁致他劫偿渠果自招须种福田如日
永好翻业浪若水消蠲除笼网从飞跃海角天涯德被遥

劝修净业六首

无论老幼及贤愚好把弥陀佛号提自性天真全体现金莲台畔接归西
莫恋红尘念佛陀乐邦绝胜苦娑婆有缘善士亲能到千叶华香鸟献歌
识得弥陀大觉仙舌尖常现百余千白毫光照河沙界馥郁华开七宝莲
捉败家中六贼奴西方不异此娑婆弥陀时刻常垂护引导众生出爱河
不昧弥陀自性天红尘堆里踏青莲香风时复吹人惺佛境分明在目前
弥陀念彻绝追求罪性元空不用钩天上人间堪自适河沙法界一毫头

警世十首

劝君猛省惧尘埃好把菩提路踢开直入真如不退地何妨利众去还来
终日波波尽属埃罪门紧闭有谁开祇因把髻自投入沦溺幽冥不易来
贪迷造业堕尘埃我佛慈悲善户开权把三乘法教化闻修定自乐邦来
凝神静坐莫沾埃纵有纷纭总放开究竟未生谁是我定然蓦地撞将来
若得居尘不染埃犹如菡萏水中开人间天上诚堪羨物外逍遥好去来
三千诸佛净无埃妄自尘笼障不开瞥地归真明实际方知触处即如来
一念归真岂有埃百千业锁廓然开了知生死浑如梦佛国天宫任往来
心地如能绝点埃性园常自觉花开他时果熟香飘日不枉阎浮去复来
大地山河非土埃草头祖意泼天开森罗万象如如体随处瞿昙示现来
识得红尘不是埃任君收卷任君开纵横大用谁能测踏遍乾坤弹指来

示学道八首

学道如撑逆水舟手中篙子岂轻丢一篙不到舟倾覆得过巔涯未可休
学道如儿到远方迄今犹未见还乡时时时刻刻倚门望一旦亲逢喜倍常
学道如行快橹船善操不借索来牵通身冷暖浑忘却欲到家山猛向前
学道如人入战场拼身舍命要征降假饶百万军骑敌得胜歌回意自强
学道如归万里程急须努力上前行一朝得到家乡处玉树花开香更清
学道如磨镜上尘蠲除净尽乃方亲本来面目自成现妍丑分明岂问人
学道如童牧牯牛一回入草一回收直教不犯他苗稼犹把鞭绳紧系留
学道如狮吼一声百千野狂悉皆惊青山绿水无求侣明月清风乐自盈

永正即事八首

施茶

普济香茶涤闷埃顿教烦热即时开休嫌永正家风别祇要当人知味来
插蒔

田田绿水总无埃陌陌如龙界畔开插遍青禾农尽乐灼然恩自圣天来

耕牛

堪羨牛儿犁土埃荒荒净尽赖渠开不知力竭神疲苦反益鞭笞促去来
 祷雨

狂风终日扫尘埃括尽浮云四望开水涸苗黄农力倦愿施甘雨沛然来
 车水

伟哉步步迴尘埃瀑布琼花足底开凭桁若行千百里此身无去亦无来
 悬幡

彩幡高挂拂云埃试看巍然殿貌开不是老卢亲口示那知覩体现如来
 古井

幽澜漱玉洁无埃为惜行人路畔开汲饮顿教凉彻骨甘泉须信有源来
 琉璃

湛湛圆辉绝点埃铁围遍照悉皆开光明花向心中现智慧根从顶上来
 和本师老和尚韵八首

 竺隐清修

无涯法海最深渊清隐高风讵可宣一任碧峰南拱揖且从秀水北环联梵宫香雾氤氲
合丛树幽禽来往翩暮鼓晨钟空世想并心参叩大金仙

 禅余览胜

宝镜当轩耀碧渊交光映彻妙难宣金风拂拂银河湛玉露洋洋珠斗联云外天香来馥馥
馥案间雅句缀翩翩阳春自愧难赓和聊续荒词奉上仙

 古院晨钟

遥送鲸音过蕞渊洪声普震岂能宣三千界内光明遍百八鸣中紧慢联敲惺晨鸡啼杳杳
杳惊残迷蝶梦翩翩竹移青影东窗晓又得殷勤事大仙

 沙汀落雁

晚霞霭霭映湫渊雁集平坡数莫宣莲渚流清从饮啄芦汀沙暖任栖联长天隐隐排行
字远水迢迢照影翩闲望秋江无限意逍遥何羨醉楼仙

 海天一望

叠叠峰峦杳隔渊水云缥缈景难宣天呈图画分浓淡地献鯤鲸启断联坐绝妄缘禅寂寂
寂行吟幽思兴翩翩乾坤极目承谁力自信全超不坏仙

 秋庭咏菊

昔时佳兴羨陶渊今植山房幸莫宣银艳金姿清贵富琼葩翠叶锦奇联游蜂永绝喧相
扰浪蝶难教擅便翩历尽晓霜终不萎幽芳得献大罗仙

 湖山烟雨

冥蒙山色暗龙渊阴气冲号曷可宣烟树数家相掩映沧波千顷漫沦联云生深谷樵迷
径雨洗荒林鸟绝翩诘讶披蓑垂钓叟悠悠物外胜神仙

新秋晚霁

碧汉斜阳漱玉渊澄空莹洁莫能宣红霞灿灿光涵晓绿水迢迢波影联吹浪游鱼欢踊
跃凌风归鸟兢翩翩江天一色真堪羨偏契林泉出世仙

自述

余心同霹雳所作咸忠直事事效先贤心心依古德六根不染尘一体岂沾色非己敢称
夸惟天能委悉

咏雪

闲坐明窗下纷纷落满林烂银铺竹径碎玉点衣襟访友人迷路寻梅客阻心野僧将遣
兴聊作一篇吟

风筝二首

骨格虽微气量豪扶摇而上不辞劳祗因自有凌云志故尔飞腾霄汉高
有为物色本无情一线灵通得上升时至高鸣人仰望目难穷处孰能听

火爆

顶门窍发震雷霆惊起群聋彻骨惶直得分身遍尘刹当阳谁敢触其英

山居十五首

自处重岩鲜客来幽林小径长苍苔清风明月堪为伴野蕨藤花不用栽
乍入山来懒阅书携锄且自垦茶畚谈玄设妙浑闲事一饱忘饥乐有余
携杖穿林野兴浓子规啼彻百花丛见闻不昧机先事一段风光触处通
似兀如痴口懒开了无间事挂心来饥时拨火煨黄独饱后烹茶饮数杯
幽鸟声声宣妙法榴花灼灼显真机灯笼露柱堪相委色见声求岂易归
坐倦和衣展脚眠鼾齁鼻息任余便猿啼槛外惊残梦红日团团映满帘
岸柳笼烟绿更浓溪桃映日水浮红风晴雨霁春三月幽鸟一声深树中
移坐岩前就碧天闲缝破衲少针穿黄齏麦饭随时过自喜清贫胜浊缘
缘阴深处啜黄莺若个知音洞眼睛为报参徒休外觅瞥然回首是家程
数载烟霞远市廛甘心冷澹绝攀缘松风竹韵闲消遣野鹿群猿伴我眠
深栖岩窠是良方喜自埋头岁月忘闲把蒲团敷地坐不知日暮与天光
庭花带雨折簪瓶紫芋添齏煮破铛幸自檀那输国课茅庵无事乐闲情
竹户闲关坐石床休心碧嶂度余光庭前古柏无冬夏那计篱边几绽黄
茅舍深栖养病身无思无虑乐天真闲名久谢谁相识一觉安眠意最亲
终日昏昏过了休无论寒暑与春秋有人问我成何事一个粗拳劈面酬

禅门十事

源流

如来亲血脉鼻祖嫡津梁德越乾坤永光逾日月长

拂子

法王真慧命龙象莫轻浮蓦地亲拈示群峰悉点头
拄杖

宗风凭继续日用任施为扫尽狐狼迹堂堂更有谁
如意

纵横皆自适动转总随宜指出形山宝光明遍界辉
禅板

禅林遵警策海众赖维持一击虚空碎颯呻狮子儿
数珠

拈来为道用提起示诸人直下知端的当阳一句亲
饮瓢

衲僧亲活计颜子似同流饱腹无余事高悬挂杖头
斗笠

千圣皆同备群英曷可亏团圞无缝罅日炙与风吹
蒲团

跏趺堪稳坐定慧作根基为报参禅者须明向上机
茫鞋

江山都历遍到处不曾离颯在红尘里无人识得伊
关中四威仪

关中行没途程饭后欣舒步翛然绝击蒙
关中住无别务焚香阅古书何论朝于暮
关中坐唇懒簸竖起铁脊梁那管蒲团破
关中卧衲被破鼻息任鼾齁从来无梦作

十二时歌

半夜子床头鼠咬自家耳嘘一声咸入穴中心暗喜
鸡鸣丑眼开一物浑无有黑漫漫大地尽成狮子吼
平旦寅拈香择火示天真勤礼佛彻体清凉绝世尘
日出卯生涯当处何曾少鑊头边覆去翻来用不了
食时辰饥火炎炎事最亲炊黍甑野菜和羹胜美珍
禺中巳花笑鸟啼无别旨闭篷门堪叹迷流随境使
日南午大地炎蒸何处躲一弹指豁开宝藏空今古
日昃未蒲团敷坐如来地没心情那有工夫闲拭涕
晡时申囊钵萧然不厌贫无价宝圆明皎洁亘随身
日入酉参徒莫怪无分割祗粗拳直下知归休外走
黄昏戌一日功程方始毕更何为摩诃般若波罗蜜

人定亥威音王佛今何在阿呵呵天上人间绝对待

自赞(成侍者请)

者汉别无伎俩惟能守拙退让事师一点赤心应机祇拈白棒自欣禅律兼规学者难为
近傍生平懒合时宜笃志深栖云嶂仅留残质愧先贤莫把渠侬为榜样

当湖佛弟子羽生屠行符敬梓

断愚智禅师语录卷下(终)